

THE AGE OF INNOCENCE

[美] 伊迪丝·华顿 著

Edith Wharton

周晓欣 译

纯真
年代



THE AGE OF INNOCENCE

纯真 年代

【美】伊迪丝·华顿 著

周晓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真年代 / (美) 伊迪丝·华顿著; 周晓欣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210-10139-0

I. ①纯… II. ①伊…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3957号

纯真年代

伊迪丝·华顿 / 著

责任编辑/胡 滨 刘荆路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

印数/ 1-9, 000 字数/ 232千字

书号/978-7-210-10139-0

定价/42.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7—11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部 *Book 1* ————— 001

下部 *Book 2* ————— 151

上部 - Book 1

第1章

七十年代初一个一月的晚上，克里斯汀·尼尔森¹正在纽约音乐学院²演唱《浮士德》。

虽然已有传言称要在“四十街以北”的偏僻市郊新建一座歌剧院，其造价和壮观程度都可媲美欧洲各大首都的歌剧院，但上流社会依然满足于每年冬天聚首于这座热闹的老学院那破旧的红金色包厢中。思想保守的人对它倍加珍惜，因为它窄小且不便，将纽约所惧怕却又为之吸引的“新贵”挡在门外。多愁善感的人对它的历史渊源依依不舍，喜爱音乐的人则醉心于它卓越的音效——那些为欣赏音乐而建的大厅的音效总难以令人称心。

这是尼尔森女士今冬的首次登台，一群已被报纸称为“显赫非凡的观众”乘着私家小型马车、宽敞的家用敞篷马车或朴素却便捷的布朗轿马车，穿过铺满积雪的湿滑道路前来欣赏。坐着布朗轿马车来听歌剧几乎和坐自家马车一样体面，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离开的一大好处是能让人们（像是在戏谑着民主原则）爬进排队等候的第一辆布朗车，而不必等待自家那位因感冒和烈酒而呼吸不畅的车夫出现在音乐学院的门廊下。了不起的马夫们有一个绝妙的发现，那就是美国人离开娱乐场所的心情比来时更为急切。

纽兰德·阿切尔打开俱乐部包厢的后门时，花园一幕刚刚拉开帷幕。年轻人完全可以早些到场，他七点钟时与母亲和妹妹一起用

餐，之后在书房里慢悠悠地抽了一根雪茄。哥特风的书房里摆放着镶玻璃门的黑色胡桃木书架和带尖顶装饰的椅子，这是家中阿切尔夫人唯一允许抽烟的地方。然而纽约首先是一个大都市，众所周知在大都市里早早到歌剧院是不“得体”的，而“得体”与否对纽兰德·阿切尔所在的纽约来说，与几千年前主宰他祖先命运的那些高深莫测的图腾恐惧同样重要。

他的迟到还有一个私人原因。他不紧不慢地抽着雪茄是因为实际上他对艺术一知半解。玩味即将到来的快乐常常比真正享受更能给他一种微妙的满足感。对于雅致的享乐来说尤为如此，而他的大部分乐趣都属此类。这一次，他所期待的一刻是如此的罕有和高雅，以至于——这么说吧，即使他算准了女主角的舞台监督的安排，也不可能在一个更重要的时刻出现在音乐学院里。此刻她刚好唱到“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并在露珠般清澈的乐音中徐徐撒落雏菊花瓣。

当然，她是以意大利语而不是英语唱着“他爱我”，因为根据音乐界不变且不容置疑的规矩，瑞典艺术家演唱法国歌剧的德语歌词时必须翻译成意大利语，好让说英语的观众更容易理解。对纽兰德·阿切尔来说，这就跟塑造他生活的所有惯例一样理所当然：例如要用两把以蓝色珐琅刻着他名字缩写的银脊梳将头发分边，出席社交场合时一定要在纽扣眼里插一朵花（最好是梔子花）。

“他爱我……他不爱我……”女主角用意大利语唱着，最后迸发出“他爱我！”的爱情凯歌。她将凋散的雏菊紧贴双唇，抬起大大的眼睛凝望着表情世故的浮士德。扮演浮士德的卡普尔身材矮小，肤色棕黑，他穿着紫色丝绒紧身短上衣，头戴羽毛帽子，徒劳地假装和他无辜的受害者一样单纯、真诚。

纽兰德·阿切尔靠在俱乐部包厢的后墙上，目光从舞台上转向歌剧院的另一端。与他正对的是曼森·明戈特老夫人的包厢。因为身材庞大肥胖，老夫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歌剧院，但在社交聚会之夜总会由年轻的家族成员代为出席。今晚，包厢前排坐着她的儿媳洛弗尔·明戈特夫人和女儿韦兰夫人。这两位身穿织锦礼服的太太身后坐着一位一身白衣的年轻女孩，她稍显沉默，正热切地注视着台上的那对恋人。尼尔森女士的“他爱我！”响彻在安静的歌剧院上空（每当演唱《雏菊之歌》时，包厢中的人们总会停止谈话）。女孩的脸颊泛起了一丝红晕，爬上眉梢，蔓延到金色发辫的发根，晕染了她微耸的胸脯，直至消失在系着一朵梔子花的素净薄纱胸衣下。她低垂着眼看着膝上的一大束铃兰。纽兰德·阿切尔看见她戴着白色手套的指尖轻抚花朵。他深吸一口气，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目光重新回到舞台上。

舞台的布景极尽奢华之能事，和他一样见识过巴黎和维也纳的歌剧院的人也都得承认布景十分精美。舞台从前景到脚灯都以翠绿色的织布覆盖，中部对称摆放着长满绿苔的小丘，组成灌木丛的底座，旁边放着槌球拱门。灌木丛状如橘树，却镶满了大朵的粉玫瑰和红玫瑰。比玫瑰花大得多的巨大三色堇从玫瑰树下的青苔中一跃而出，模样很像女教徒为上流社会的牧师所做的花形擦笔布。玫瑰枝头上零星嫁接的雏菊盛情绽放，预示着卢瑟·伯班克³先生多年以后的园艺奇观。

尼尔森女士站在这个迷人的花园中央，身上穿着绑有浅蓝色缎带的白色羊绒礼服，女式手提袋悬垂在蓝色腰带上，金黄色大发辫精心搭在棉纱胸衣的两侧。她低垂着眼倾听卡普尔先生热烈的求爱，每当他以言语或眼神强烈暗示她去舞台右侧隐约露出的简朴砖

房的底层窗子旁时，她都天真地假装不明白他的意图。

“可爱的人儿！”纽兰德·阿切尔心想，目光一下子回到捧着铃兰的女孩身上。“她根本猜不到这是什么意思。”他端详着她全神贯注的年轻脸庞，为占有她而感到兴奋。他既对自己身为男性对她的启蒙而沾沾自喜，又对她难以捉摸的纯洁产生了温柔的敬畏。他想：“我们会一起读《浮士德》……在意大利的湖边……”继而朦朦胧胧地将幻想中的蜜月与文学巨著的情节交织在一起。向新婚妻子介绍这些杰作正是他作为男人的特权。直至那天下午，梅·韦兰才让他猜出她“有意”（这是纽约少女的神圣宣言），而他的思绪早已跳过了订婚戒指、订婚之吻和婚礼进行曲，幻想着与她一起进行某种古老的欧洲仪式。

他丝毫不希望未来的纽兰德·阿切尔夫人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希望她（得益于他富有启迪的陪伴）培养出社交技能和敏捷睿智，能与“年轻一代”中最受欢迎的已婚女子不相上下。在这个圈子里，既要吸引男士们的崇敬，又要俏皮地欲迎还拒，是公认的惯例。如果他拷问自己的虚荣心（有时候他几乎这么做了），他会发现自己心底渴望妻子能与这些已婚女子一样圆滑世故，善于逢迎。她们的魅力让他空怀幻想，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两年。当然，即便这个弱点几乎让这个可怜人蒙上污名，还打乱了他整个冬天的计划，他也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他从来没有费心想这种冰与火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又为何能一直存在于这个艰难的世界中。但他满足于不加分析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这也是所有精心梳发、穿着白色马甲、纽扣眼里插着鲜花的绅士们的观点。他们相继出现在俱乐部的包厢中，与他友好地互致问候，然后将望远镜对准那一圈女士评头论足——她

们正是这个体系的产物。与这些精选出来代表老纽约绅士作风的范例相比，纽兰德·阿切尔自认在学术和艺术上都更胜一筹。他可能比他们任何人都读过更多书，思考更深入，甚至见识更广阔。虽然单枪匹马他们无一不暴露劣势，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成了“纽约”的代表，这种男人间团结一致的习惯让他在所有称为“道德”的问题上接受了他们的教条。直觉告诉他，在这方面特立独行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且很不得体。

“呀——好家伙！”劳伦斯·莱弗茨惊呼，一下子放下了对着舞台的望远镜。总的来说，劳伦斯·莱弗茨是纽约城中对“得体”最有发言权的人。他也许比任何人都更潜心研究过这个复杂又精彩的问题，但他能全面而轻松地掌握这门技艺可不是光靠研究办到的。人们只需看看他——从他倾斜的光亮额头，到漂亮卷曲的金色髭须，再到他清瘦优雅的身板和穿着漆皮鞋的修长双脚——就能明白对任何知道如何驾轻就熟地穿好上等服装，看起来仪表堂堂又慵懒优雅的人来说，知道什么是“得体”一定是与生俱来的本事。正如一名年轻的仰慕者曾评价道：“如果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穿晚礼服要佩戴黑色领带，什么时候不戴，这个人非莱弗茨莫属。”在穿轻便鞋还是漆皮“牛津鞋”的问题上，他的权威还从未受到质疑。

“我的天啊！”他说，默默将望远镜递给老西勒顿·杰克森。

纽兰德·阿切尔顺着莱弗茨的目光看去，诧异地发现莱弗茨惊叫的原因是明戈特老夫人的包厢里出现了一个人。那是一位身形纤瘦的年轻女子，没有梅·韦兰高挑，一头棕发在鬓角处细密地卷曲，以一根镶钻细发箍固定。这个发型让她看起来有一种时称“约瑟芬式”⁴的风格，她身上深蓝色丝绒礼服的剪裁也印证了这一点，礼服用有老式大扣子的腰带夸张地束在胸下。这个衣着奇特的人似乎

没有意识到礼服吸引的目光，在包厢中间站了一会儿，和韦兰夫人纠结像她一样坐在包厢右前方是否合适，之后浅笑着顺从了，与包厢另一端韦兰夫人的嫂嫂洛弗尔·明戈特夫人在同一排落座。

西勒顿·杰克森先生把望远镜还给劳伦斯·莱弗茨。整个俱乐部里的人都自觉地转过身来，等待这位老人的评论。杰克森老先生对“家庭”就如劳伦斯·莱弗茨对“得体”一样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熟知纽约所有家族的亲戚关系，不仅能解释明戈特家（通过索利家）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达拉斯家之间以及费城的索利家老一辈和奥尔巴尼⁵的奇弗斯家（切不可与大学街⁶的曼森·奇弗斯家搞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能说出每一个家族的最大特点：例如莱弗茨家（来自长岛的那家）的后辈一毛不拔，拉什沃思一家命中注定经常错结姻缘，而奥尔巴尼的奇弗斯一家每隔一代就会有精神病，因此他们纽约的表亲一直拒绝联姻——除了可怜的梅多拉·曼森，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灾难……但她母亲正是拉什沃思家的。

除了这个庞杂的家谱外，西勒顿·杰克森先生那狭窄而空洞的太阳穴之间和一头柔软的银发之下还记录着纽约过去五十年发生的大部分潜伏于风平浪静之下的绯闻和秘事。他的消息范围广阔，记忆力准确又持久，因此人们大都认为只有他能告诉你银行家朱利叶斯·博福特是何许人也，以及英俊的鲍勃·斯派瑟后事如何。斯派瑟是曼森·明戈特老夫人的父亲，结婚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了（还带着一大笔委托金）。在他消失的那天，一位一直在炮台区⁷老歌剧院为众多观众表演的漂亮西班牙舞者也坐上了去古巴的船。但这许许多多的秘事都藏在杰克森先生心中，因为强烈的荣誉感不允许他转述任何私下得来的消息，他也深知行事谨慎的名声能增加他探听所需信息的机会。

因此，当西勒顿·杰克森先生把望远镜递给劳伦斯·莱弗茨时，俱乐部包厢里的人都明显屏息凝神地等待着。他那布满血管的眼皮下朦胧的蓝眼睛静静地打量着这群翘首期盼的人，然后意味深长地捻了一下髭须，简单地说：“我没想到明戈特一家真会这么做。”

第2章

在这段插曲进行时，纽兰德·阿切尔感到一阵奇怪的窘迫。

他十分恼火，因为在那个吸引了纽约男士们全部注意力的包厢里，他的未婚妻正坐在母亲和舅母之间。他一时间认不出那位穿着帝国式⁸礼服的女子是谁，也想不通为什么她的出现会在俱乐部成员中引起如此大的骚动。然后他醒悟过来，紧接着感到一阵愤慨。没错，没有人想到明戈特一家会这么做！

但毫无疑问，他们就这么做了。阿切尔身后的低声谈论让他确定那位女子就是梅·韦兰的表姐，家人总以“可怜的埃伦·奥兰斯卡”来称呼她。阿切尔知道她一两天前忽然从欧洲回来，韦兰小姐甚至说（她并没有责难的意思）她去见过可怜的埃伦，她正和明戈特老夫人住在一起。阿切尔十分赞同家族团结，他最欣赏明戈特家的一点正是他们会坚定支持清白族群里的几个败家子。年轻人心中并没有任何刻薄和吝啬的感情，他也很高兴未来的妻子能不受假正经的束缚，（在私底下）善待不幸的表姐。但在家族中接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和把她带到公众场合是两码事，尤其是带到歌剧院这种地方，还与他纽兰德·阿切尔几周后宣布订婚的女子共处一室。不，他和老西勒顿·杰克森感觉一样，没想到明戈特一家居然会这么做！

当然，他知道任何男人敢做的事（在第五大道范围内），身

为家族女族长的曼森·明戈特老夫人也敢做。他一直很敬仰这位高在上的老夫人。虽然她以前只是来自斯塔顿岛的凯瑟琳·斯派瑟，她的父亲莫名其妙地名誉扫地，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和地位让人们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但她成功地与富裕的明戈特家族的族长结婚，还将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一位意大利侯爵和一位英国银行家），她最英勇的行为可谓在中央公园旁难以接近的荒野中建造了一座奶油色的石头大房子（那个时候，正如下午的服装只能是双排扣长礼服，房子也只能以褐色砂岩建造）。

明戈特老夫人的外嫁女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她们从不回家看望母亲，老夫人像许多头脑灵活、意志坚决的人一样久坐不动，身材臃肿，理智地选择留在家中。但那座奶油色的房子（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邸而建）就像是对她精神可嘉的一个有力证明。她的四周环绕着独立战争前的家具和拿破仑三世时期杜伊勒里宫的纪念品（她中年时曾在那里大放光彩），她心如止水，像女王一样端坐其中，仿佛居住在三十四街以北，并且装了可以像门一样打开的法式落地窗而不是向上推开的窗框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有人（包括西勒顿·杰克森先生在内）都同意老凯瑟琳从来不算漂亮——在纽约人眼中，美貌让每个成功都显得合情合理，也能开脱某些失败。刻薄的人说，与同名的凯瑟琳大帝一样，她走上成功之路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坚硬的内心和一种高傲的厚颜无耻，这种无耻因她私生活极其检点体面而得以不受追究。曼森·明戈特先生在她二十八岁时就去世了，出于对斯派瑟家人普遍的不信任，他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钱财“冻结”起来。但他这位无畏的年轻寡妇勇敢地我行我素，在外国社交圈里左右逢源，把女儿嫁进了天知道有多腐败但光鲜的圈子里，与各种公爵和大使推杯换盏，与天主

教徒保持熟络，款待歌剧演员之余还是塔里奥尼⁹夫人的密友。她的声誉（这是西勒顿·杰克森最先声称的）却从未受过任何非议，他总补充说这是她和凯瑟琳大帝唯一的不同。

曼森·明戈特夫人早就成功解冻了她丈夫的财产，富足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早年困苦的记忆让她非常节俭。虽然每购买一件礼服或家具她都会确保其品质上乘，但她无法强迫自己为餐桌上转瞬即逝的享受买单。因此，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她的饭菜和阿切尔夫人的一样寒酸，她的红酒也不能扭转乾坤。亲戚们认为她餐桌上的贫乏败坏了明戈特的名声，因为人们总将明戈特家族与生活考究联想在一起。不过，即使她提供的是“现成的饭菜”和寡淡的香槟，人们依然趋之若鹜。面对儿子洛弗尔的抱怨（他请来了纽约最优秀的大厨以图恢复家族名声），她总会大笑着说：“我把女儿都嫁出去了，我又不能吃酱汁，在家里请两位好厨子又有什么用呢？”

纽兰德·阿切尔一边沉思，一边再次看向明戈特家的包厢。他看见韦兰夫人和嫂嫂以一种明戈特家特有的冷静面对那帮坐成半圆的评论者，这种冷静是老凯瑟琳向所有家族成员灌输的。只有梅·韦兰那涨红的脸（也许是因为她知道他在看自己）透露了事情的严重性。至于引起骚动的那个人，她正优雅地坐在包厢一角，紧盯着舞台，身体前倾时露出的肩膀和胸脯稍稍超出了纽约习惯的限度——至少对有理由不想被注意的女士来说是这样。

在纽兰德·阿切尔眼中，没有什么比冒犯“品位”更糟糕的事了。“品位”神圣而遥远，“得体”就是它唯一切实可见的表现和替代。奥兰斯卡夫人苍白严肃的面容吸引着他，这个面容与场合和她的不幸境况相符。但她的礼服（没有胸衣）从她瘦弱的肩膀上滑落的样子让他惊讶和不安。他真不愿梅·韦兰受到这样一个漠视

“品位”的女子影响。

“究竟，”他听见身后一个年轻人开口（所有人都会在“梅菲斯托菲勒斯和玛塔”这一幕时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唔——她离开了他，没有人否认这一点。”

“他是个糟糕的混账，不是吗？”年轻人继续追问。他是一位率直的索利家人，很明显打算成为那位女士的众多拥护者之一。

“简直糟透了。我是在尼斯跟她认识的。”劳伦斯·莱弗茨颇有威信地说，“一个行动不便，苍白轻蔑的家伙——脑袋长得挺漂亮，但是眼睫毛太多。唔，他这个人啊，不是和女人在一起就是在收集瓷器¹⁰。我听说他对两者都愿意一掷千金。”

大家都笑了，年轻的拥护者说：“那，然后呢——？”

“然后嘛，她就和他的秘书私奔了。”

“哦，这样啊。”拥护者脸色耷拉下来。

“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我听说她独自在威尼斯生活。我想是洛弗尔·明戈特去把她接回来的，他说她非常不快乐。那倒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堂而皇之让她出现在歌剧院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索利猜测，“她太难过了，不能把她留在家里。”

他的话引起一阵傲慢的笑声，小伙子脸色通红，竭力假装他是想含蓄地表达行家们所谓“一语双关”的样子。

“哎——不管怎样，把韦兰小姐带上还是很奇怪。”有人低声说，瞥了阿切尔一眼。

“噢，这是他们动作的一部分，肯定是老太太的命令无疑，”莱弗茨笑着说，“老太太做事不做则已，一做便不留余地。”

这一幕戏临近结束，包厢里人们像往常一样骚动起来。纽兰德·阿切尔忽然有一种果断行事的冲动，他想第一个走进明戈特夫人的包厢，向等待的众人宣布他与梅·韦兰订婚的消息，并且保护她安全度过表姐不同寻常的境遇可能带来的麻烦。这个冲动一下子压倒了所有顾虑和犹豫，他快步穿过红色的走廊，来到歌剧院另一端。

他走进包厢，与韦兰小姐四目交汇，他看出她马上明白了他的来意，但两人奉为美德的家族尊严不容许她如实相告。他们世界里的人活在一种以模糊暗示和微妙隐语沟通的环境中。比起解释，他和她不发一言却心有灵犀，这更让年轻人觉得彼此亲近。她的眼神在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带上我了吧。”他的眼神则回应：“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你远离我的。”

“你认识我的侄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吗？”韦兰夫人和未来女婿握手时间。阿切尔鞠了一躬，没有伸手，这是男士被介绍给女士时的惯例。埃伦·奥兰斯卡微微颌首，戴着浅色手套的双手握住她那巨大的鹰毛扇。阿切尔向身形高大、一头金发、绸缎礼服窸窣作响的洛弗尔·明戈特夫人致意后坐在未婚妻身边，低声说：“我希望你已经告诉奥兰斯卡夫人我们订婚了？我想让每个人知道——希望你答应我今晚就在舞会上宣布。”

韦兰小姐的脸如朝霞般绯红，明眸善睐地看着他。“如果你能说服妈妈的话，好吧，”她说，“但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已经定好的计划呢？”他没有作声，只以眼神回答。她越发自信地微笑着说：“你去跟我的表姐说吧，我批准了。她说你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耍。”

她往后挪了挪椅子给他让路，阿切尔动作很快而且不无招摇地在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身旁坐下，好让整个歌剧院都看见他的举动。